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要義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陳煜

儀禮要義卷二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聘禮三

一束帛加璧設皮聘使爲主君行享

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云云庭實皮則攝之○釋曰自此盡以束帛如享禮論享禮之事知皮是虎豹皮者鄭云毛在内不欲文之豫見是有文之皮郊

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為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諸侯歸已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下云皮右首故云右手執前兩足知入設參分庭一在南者見昏禮記納徵執皮攝之内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故知此亦然但此右首彼左首者昏禮象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

者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若使卿贈如覿幣及食饗以
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故云凡也臣於君謂私覿庭實
設四皮及介用儷皮此皆有麋鹿皮故亦云凡也若然
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
用豹皮得用虎豹者所執以爲贄與庭實不同

若有言如告糴乞師則束帛如享無庭實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
也者言有所告即告糴之類是也請乞師之類是也問

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是也鄭據傳而言有此三事皆是有言有言即記云有故一也云有言即有書致之故記云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也云春秋臧孫辰告糴者事在莊公二十八年也云公子遂如楚乞師者事在僖二十六年也云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事在成公八年也此三者皆見春秋經引之者證此有言以束帛加書之事也云無庭實也者以經直束帛如享禮則除束帛之外更無所有故知無庭實也國語云臧孫辰以

瓱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實者又哀七年左傳云邾茅夷鴻以乘韋束帛自請救于吳求救非法故有乘韋為庭實也

公事畢賓請私覿主人辭

賓奉束錦以請覿注覿見也云云擯者入告出辭注云云　釋曰自此盡從者訝受馬論賓將私覿主人不許而行禮賓之事云鄉將公事者聘享是也云是欲交其歡敬也者聘是公禮非是交歡此行私禮為交歡敬也

案郊特牲云為人臣者無外交鄭注私覿是外交也者彼謂臣為君介而行私覿是外交若特行聘則得私覿非外交也故彼上經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也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謂因為君聘使而行私見故用束錦非特來若特來則卿用羔也若然案士相見卿初仕見已君及卿皆見以羔見他君得有羔者案尚書有三帛二生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

彼見天子法從朝君而見得有羔若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見主君可知其為君聘則不得執羔見主君也故鄭云因使而見非特來案定公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左傳云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亦是從君見主君法也

天子孤卿大夫與諸侯之臣几筵同

宰夫徹几改筵　釋曰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對上宰夫設飧今又主酒食以禮賓也云賓席東上者對前

為神而西上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及萑席此筵上下大夫也者以公食蒲筵萑席二者是為上下大夫法又引周禮者鄭欲推出上下大夫用漆几也案司几筵云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但司几筵是天子之官几筵又是諸侯之法又鄭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是諸侯與朝聘天子法則孤卿大夫是諸

侯之臣也以此言之則天子孤卿大夫几筵與諸侯之臣同可知若然公食大夫筵上下大夫禮同用蒲筵莞席與此席不同鄭注此國賔中卿大夫得與孤同者鄭欲廣國賔之義其實此國賔中唯有諸侯與孤無卿大夫也鄭必知卿大夫漆几者司几筵有五几從上向下序之天子玉几諸侯彫几孤彤几卿大夫漆几下有素几喪事所用差次然也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醴自東箱來不面擸不訝授

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云以醴自東箱來者下記云醴尊于東箱瓦泰一有豐是也云不面擸不訝授也者公西面向賓宰夫自東箱來在公旁側並授與公是以下云公側受醴不訝授故不面擸也

此篇賓皆再拜稽首惟受醴一拜

公側受醴注將以飲賓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注壹拜者醴質以少為貴賓於上下皆再拜稽首獨此一拜故鄭據大古之醴質無玄酒配之故壹

拜以少為貴也

束帛言用尊賓

公用束帛　釋曰上文郊勞賓用束錦儐勞者下文歸饔餼於上介云大夫用束帛致之皆亦云用獨於此言用尊於下者儐勞者及歸饔餼皆是賓敬君之使者自尊之可知今君親用束帛禮賓故用尊于下也云亦受之于序端者上公側受几於序端則知此

栗階趍君命尚疾不連步

注栗階至連步　釋曰凡栗階不過二等今云不連步者謂不從下向上皆連步其始升連步則有之也

前公皆一拜今事畢送幣再拜

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者前受几及醴公送皆一拜注云公尊也今事畢成禮不可亦自尊亢故送幣亦再拜也

賓執左馬以出鄭云受尊者禮宜親

賓執左馬以出　釋曰案下歸饔餼於賓賓儐大夫庭

實設乘馬賓用束錦乘馬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覲禮侯氏至郊王使人用璧勞訖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受幣降以左驂出二者皆是尊國賓故也唯上文郊勞賓儐勞執幣揖皮者皮是死物異於馬故也云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者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猶呈見故謂牽馬人為效馬者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以是主人庭實出門乃有從者訝受馬明主人牽者從出可知

諸文從者與士鄭注各異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鄭云從者士介下記文案公食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鄭注從者府史之屬不為士者彼公食是子男之大夫小聘一介其餘皆府史以下故知從者是府史之屬也既夕云賵馬兩士受馬鄭云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受馬彼據一廟下士不應更有其屬士故以為胥徒之長言之也昏禮記云士受皮鄭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其主人為官

長據上士而言之

賔覿用束錦辟享幣入門右非公事

賔覿奉束錦總乗馬二人賛入門右北面奠幣云云覿用束錦辟享幣也者以上文享主君用束帛享夫人用玄纁束帛以今用束錦是辟享幣也云總者至扣馬也者賔總八轡在前牽之二人賛者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手扣一匹故云在馬間扣馬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者玉藻云公事自闑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

私事自闑東注云覿面也此行覿禮故引之

凡授由右受由左今受馬由右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此庭實之馬四匹在庭北面西上牽馬者亦四人各在馬西以右手執馬而立士受馬者從東方來由馬前各適牽馬者之前還遶其後適牽馬者之東馬西而受之牽馬者自前行而出之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者鄉飲酒之等於西階之上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今乃受馬者不自

左而由其右受者使受馬者授訖右廻其身於出時為便

鄭以玉錦為錦之文纖

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　釋曰自此盡舉皮以束論上介衆介行私覿之事云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案聘義孔子論玉而云縝密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纖縟似玉之密致者

主人歸上介衆介覿幣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　釋曰上文擯者執上幣注云請受請于上介也此雖衆介所請亦請上介上介尊故也云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者上云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是其次也此言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是其位言互者此言西面北上則上當有北面東上之文下云士介覿幣時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是也此宜有士執衆幣立於南面之文如是者互文也言約者雖見其文文猶不

備若欲備文當上取歸賓幣之文下取歸士介幣之文以理推約之乃備也若然上當言擯者執幣士四人北面東上坐取幣從有司二人坐舉皮從其幣出隨立於門中擯者出門西面于東塾南請受士執幣者進立擯南西面北上執皮者南面委皮於門中北上如是乃為文備也

擯者授介幣介皆訝

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連上文 釋曰此言皆訝

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者案上受享皮及賔私覿之馬並不云皆此獨云皆者嫌擯者獨請上介請先授上介幣故言皆明不一一授同時訝受可知也享幣無門外授先後之法故不言皆

庭實當使人執之今奠皮不敢授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不奠於地以其得親授主人有司此奠之不

敢授故下云坐舉皮

上介衆介覿訖又納士介

擯者又納士介　釋曰自此盡序從之論士介行私覿之事云納者出道入也者謂若燕禮大射小臣納卿大夫出道入之也

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　釋曰自此盡不顧論事畢送賓之事云衆介逆道賓而出也者介為首賓為尾謂進道

也必知有逆出者上文聘訖云賔降介逆出又聘夫人私覿亦介逆出諸聘禮之等皆逆出

公拜客趨辟上擯送賔反告

及大門内公問君云云賔出公再拜送賔不顧云賔不顧據上擯送賔復廻謂君云賔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為證若然此送賔是上擯則卿為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同也

賓請問大夫訖即館卿大夫勞賓介

賓請有事於大夫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請問大夫訖即館卿大夫勞賓介之事云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對文大聘曰聘小聘曰問總而言之問聘一也不得云問卿若言問近君矣故云有事于大夫也鄭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但從朝以來行聘享行禮賓之事事已煩矣今日即請未可即行故云反命因告之告之使知而已是以賓至

館行勞賓介及受饔餼終日有事明日乃行問卿之禮

主國卿見朝君執羔見聘客用鴈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云周禮者案周禮秋官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卿皆見以羔侯伯四積卿皆見以羔是主國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引之證主國卿見聘客不得執羔與大夫同用鴈不見朝君故也

行聘享皆皮弁歸饔餼韋弁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釋曰自此盡無儐論主君

使卿歸饔餼於賓介之事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者案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今行聘享之事等皆皮弁至歸饔餼則韋弁故云敬也案司服注鄭引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靺韋之跗注又云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故知用靺韋也靺即赤色以赤韋為弁也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為異故云取相近耳云其服蓋靺布以為衣而素裳

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志解此跗注以跗為幅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今此鄭云以韎布為衣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鄭以意量之此為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為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為韎布為衣而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弁同白舄故以素裳解之此言素裳又與鄭志同若然唯變其衣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

朝聘使有正客館有館于大夫士廟

有司入陳　釋曰案上文直云致館及即館不辨廟與正客館之名案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皆是大夫士之廟下文云揖入及廟鄭據此言明陳之於廟也曾子問孔子云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即卿大夫士之廟一也孔子又云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云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有在大夫廟多少不

定兩言之案大行人及掌客積與饔餼各別此注以饔餼爲陳其積者對文饔餼與積別散文總是委積

陪鼎當内廉辟堂塗以非正饌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内廉云云　釋曰案公食大夫庶羞也以非正饌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云當内廉辟堂塗也者正鼎九雖大判繼階而言其云于階前則階東稍遠故陪鼎猶當内廉也而辟堂塗堂塗文㐬也云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鄭言此者以其膚

是豕肉腸胃是腹内之物而在肉前者以其腸胃出於牛羊故在膚前列之也云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者君子不食圂腴大豕曰圂若然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且豕則有膚豚則無膚故士喪禮豚皆無膚以其皮薄故也縱豕以四解亦無膚故既夕大遣奠少牢無膚以其豚解故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案設殽時直云飪一牢

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直言西九東七不言次陳位飱是小禮輕之

鼎九至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　釋曰言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

宮必有碑者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

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内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識日景者周禮匠人云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者自是正東西南北此識日景唯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又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盛也五月日北至景南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

凡碑引物廟以麗牲廟以石窆用木

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云凡碑引物則識日景引陰陽皆是引物則宗廟之中是引物但廟碑又有麗牲麗繫也案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以其鸞刀以取血毛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兼為此事也云其材宫廟以石窆用木者此雖無正文以義言之葬碑取縣繩繂暫時之間往来運載當用木而已其宫廟之碑取其妙好又須久長用石為之理勝於木故云宫廟以石窆之用木也是以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時

魯與大夫皆僭言視桓楹桓楹宫廟兩楹之柱是葬用木之驗也

陳豆籩陳衣皆有綪屈錯

堂上八豆云云其南醓醢屈八籩繼之黍其南稷錯八豆言屈八籩言錯者以八豆之實各别直次第屈陳之則得相變故云屈也八籩唯有黍稷二種雖屈陳之則間雜錯陳之使當行黍稷間錯不得並陳設亦相變故鄭下注凡籑屈錯要相變是也六鉶至羊豕不言綪屈

錯者綪文自異故不言之也案此文上下綪屈錯似各
别鄭此屈猶錯士喪禮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綪注云
綪猶屈又似不别者云綪屈二者下手陳之少異屈者
句而屈陳之綪者直屈陳之不為句陳訖則相似故注
士喪禮云綪猶屈言錯者間雜而陳之與綪屈同或句
屈陳而錯此文是也或綪陳如錯公食大夫是也故公
食大夫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
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是其直綪錯之也

儀禮要義卷二十一

儀禮要義卷二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聘禮四

醯醢夾碑在鼎中央醯東順陽

釋曰案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鄭注云甕瓦器其容亦蓋一㪍旗人云簋實一㪍又云豆實三而成㪍四升曰豆則甕與簋同受斗二升也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缶

門内壺君尊瓦甒注云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即此壺大一石也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上陳鼎云西階前陪鼎當内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下腥鼎亦如之此言夾碑自然在鼎之中央可知云醢在東醢穀陽也醢内陰也者醢是釀穀為之酒之類在人消散故云陽醢是釀肉為之在人沈重故云陰也大宗伯云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注云天産六牲之屬地產九穀之屬以六牲為陽九穀為陰與此醢是穀物為陽違者物各有所

對六牲動物行蟲也故九穀爲陰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又以籩豆醯醢等爲陰鼎俎肉物總爲陽者亦各有所對以鼎俎之實以骨爲主故爲陽籩豆穀物故爲陰也有司徹注又以庶羞爲陽內羞爲陰者亦羞中自相對內羞雖有糝食是肉物其中有糗餌粉餈食物故爲陰庶羞肉物故爲陽也

先饔次豆次鐙次鉶禾等以熟爲主

鐙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

釋曰先言饔後言餼者陳者先以熟為主是以先陳饔饔下即陳熟物繼之故六豆以下相次此餼是生物其下次陳芻薪米禾之等相繼也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以不噬齧人用右手便也言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也云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者豕束縛其足亦北首寢卧其右亦人居其左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云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于廟

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
與此生人同
稻粱加黍稷正故黍上端稷下端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云云 釋曰
上夏時直言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
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上文
公立於中庭宰受幣于中庭皆南北之中也知此上東
西為行者以經云北上黍粱稻皆兩行稷四行若南北

縱陳止得言東西不得言北上何者以黍稷稻及稷當行皆一種無上下故也明横陳可知黍兩行在北次粱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所以不用稻為上者稻粱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為上端稷為下端以見上下而稻粱居其間亦相變者亦上綍屈錯之義

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者上文餁一牢腥二牢是二

牢死故米三十車并下禾三十車亦是視死牢也云秉二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者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為八斛總二十四斛也云籔讀若不數之數者鄭君時以籔為數字仍竹下為之得為十六斗為籔故下記注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籔者

薪從米芻從禾四者車皆陳北輈

薪芻倍禾　釋曰云薪從米芻從禾者以其薪可以炊

釁故從米陳之芻可以食馬故從禾陳之鄭言此者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輈者以其向内為正故也引聘義者欲見主君尊禮聘賓外内皆善故引為證也

凡館不於敵者之廟皆下一等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釋曰云使者止執幣者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明此賓揖入時使者止執幣可知云賓俟之于門内謙也門内即宁下故下賓問卿云及廟

門大夫揖入鄭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下是也

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大祖廟者案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鄭注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以此差之諸侯無正文鄭注舍于諸公廟者諸公大國之孤云大夫行舍于大夫廟者謂卿舍于大夫

讓不言三者不成三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釋曰云讓不言三不成三

也凡升者主之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者是三讓三辭成也今賓三讓大夫即升無三辭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饔餼如勞之禮即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不從者周禮則統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事覩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

大夫歸饔餼先升今私儐無君命故後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釋曰前大夫奉君命歸饔餼故先升一等今賓私覿使者無君命體敵故賓先升在館如主人之儀故也知皆北面者以其體敵又下始云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明此北面可知

大夫稽首於賓尊君客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　釋曰賓主既行敵體之禮當行頓首今大夫稽首於賓為拜君之拜尊君客故也

凡敵體者授由其左

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　釋曰此賔儐使者是體敵之義經云受幣于楹間南面知賔不南面並授而云賔北面授者凡敵體授之義授由其左今尊君之使是以大夫南面賔北面故知賔北面授幣

賔拜于朝知諸侯外朝在大門外

明日賔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　釋曰知拜謝在大門外者以其直言賔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

大門外若然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引周禮者秋官
掌訝職云賓客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凡賓客之治令掌訝聽
之引之者欲見賓客發館至朝來往皆掌訝前驅爲之
導知此拜亦皮弁者以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
故公食大夫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
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廟彼朝服
受還朝服拜則知此皮弁受亦皮弁拜可知

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賓介異館

上介饔餼三牢云云　釋曰自此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上介云賓介皆異館者案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彼云卿即此賓一也彼云大夫即此上介也彼云士即此衆介也故知賓介各異館必異館者所陳饔餼後無所容故也

宰夫歸餼衆介牢米不入門略之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　釋曰自此至

無儐論使宰夫歸饔於衆介之事上文賓與上介米陳

碑南饔陳門內此不入門陳於門外者鄭云畧之也云

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彼亦當門此直云設於門外

不云東西明當門北上與賓同云牢在其南西上者以

此饔本設於庭在門內由士介賤不得入門且賓與上

介門東有米三十車薪六十車門西禾三十車芻六十

車皆統門為上此饔本非門外東西之物制不在門外

東西宜當門陳之云牢在其南西上知如此設之者以

其賓上介餼在米南門西東上明知此牢亦在米南而
西上為異耳

宰夫致牛朝服無束帛略士介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釋曰案下記云士館于工商
則此致者在工商之館宰夫從外来即為賓客宜在門
西東面此就大牢之中取以致餼云朝服無束帛亦略
之者決上賓與上介皮弁有束帛

南北　賓齎聘君之幣問主國卿

朝服問卿　釋曰自此盡無儐論賓齊聘君之幣問主國卿之事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對上文行聘享私覿皆皮弁此朝服降一等故鄭注云別於主君云卿每國三卿是其常鄭言此者欲見三卿皆以幣問之其主國下大夫曾使向已國者乃得幣問之與卿異

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

卿受于祖廟　釋曰卿受鄰國君所問之禮不辭讓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別子者并立曾祖廟王

父即祖廟也今不受於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於祖廟者以其天子受於文王廟諸侯受於祖廟大夫下君故受於王父廟

大夫二門廟在入門東有每門每曲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内事也既而俟于宁也　釋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

南北竪牆牆皆閤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云入者省内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為席是也云既而俟于宁者宁門屋宁也知俟于宁者下云賔入三揖皆行鄭注云皆猶並也賔與卿並行以卿俟于宁故得並行與卿三揖不俟于庭者下君也案曲禮云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主人肅客而入此卿既入不重出迎客

賔行私面於卿散大面亦為覿

擯者出請事賔面如覿幣　釋曰自此至授老幣論賔行私面於卿之事賔私面於卿其幣多少與私覿於君同故云如覿幣賔私覿之時用束錦乘馬則此私面於卿亦用束錦乘馬可知也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者覿面並文其面為質若散文面亦為覿故鄭司儀注云私面私覿也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以乘馬八匹私面鄭伯是也

凡受幣楹間者禮敵南面並授

賔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云云

釋曰知賔北面授者以云大夫南面退西面立言退明賔不得南面又見下文賔當楣再拜明北面授因拜可知云受幣楹間敵也者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楹間南面注云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賔主俱至楹間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卿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

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饔餼儐使者於楹間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覿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

介覿主君同衆介入令於卿特面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云云　釋曰自此盡再拜送幣論上介私面於鄰國卿之事云特面者異於主君者介初覿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别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於鄰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

大夫辭衆介幣賔為衆介辭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云云大夫辭云云禮請受賔辭　釋曰自此至拜辱論士介私面於鄰國卿之事云

賔亦為士介辭者亦者亦士介私覿於主國君時

主國大夫嘗使至者以幣問之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釋曰自此盡于卿之禮論主國大夫嘗使至已國者聘君使上介以幣問之事諸侯之國皆有三卿五大夫其三卿不問至已國不至已國皆以幣及之上已論訖其五大夫者或作介或特行至彼國者乃以幣及之略於三卿故也言君子不忘舊者此大夫嘗與彼國君相接即是故舊也今以幣及之

大夫有故不得受聘幣君使人代受

大夫若不見注有故也　釋曰自此盡不拜論主國卿大夫有故不得親受聘君之幣之事言有故者或有病疾或有哀慘不得受其問禮云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者若然經云君使大夫大夫中有卿大夫總名也云各以其爵亦是易以相尊敬故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者案周禮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鄭注云宗伯代王為祼拜送則王亦

此類拜是致敬之事不可代人之拜故直授之而已

夫人使大夫歸禮賓介其實君使之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釋曰自此盡賓拜禮於朝論主君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之事云夕問卿之夕也者案下記云聘曰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其問卿之夕也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歸饔餼使卿此夫人使下大夫故云下君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案隱二年傳九月紀裂繻來逆女何

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其致辭於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醙黍清皆兩壺其實稻黍三酒各二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　釋曰其設壺於東序自北向南而陳稻黍粱皆二壺並之而陳也故言醙黍清皆兩壺也云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者醙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亦有

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醴即是稻清即是粱也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醴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

主國大夫餼賓介設于門外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釋曰自此至牽羊以致之論主國大夫餼賓及上介之事云陳於門外知者經無牢米入門之文故明是門外可知云牲陳於後東上者此與君餼士介略同餼士介時不言門東西鄭注云當門

則知此門外亦當門云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者案上君致饔餼籩豆在堂牲牢米等在庭此在門外

諸侯之臣牢禮同無問大國次國

公於賓壹食再饗　釋曰此篇雖據侯伯之卿聘使五等諸侯其臣聘使牢禮皆同無大國次國之别是以掌客五等諸侯相朝其下皆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又云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鄭注云尊其君以及

其臣也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爵而已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望不得以君決臣

此經食在饗前公食饗在食前

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者以其饗禮與食禮同食禮既享大牢明饗禮享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引公食饗與食互相先後者此經先言食後言饗則食在享前公食言設洗如鄉食禮則饗在食前饗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先後不定也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釋曰案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皆有常數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

各為一不得相決知羞謂禽羞鴈鶩之屬者案下記云禽羞俶獻故知是禽知成熟煎和者以其言羞鼎臐之類故知成熟煎和者也知禽是鴈鶩之屬者案下記云宰夫歸乘禽日如饔餼之數鄭注乘禽乘行之禽也亦云鴈鶩之屬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

介既從賓饗食獻復特享之客之也

疏介壹食壹饗注饗食賓介為介從饗獻矣復特享

之客之也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是不得從食矣知從饗者下記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為介注云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故知介從饗案襄二十七年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趙孟介而得從饗是其義也云復特饗之即此經是也

君有故不親食使卿生致牢禮有幣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
無儐案上文云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賓儐之今君有
故不親食使卿生致其牢禮亦於賓館但無儐為異云
謂有疾及他故也者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云無儐以
已本宜往者饔餼之等不宜名賓故君使人致禮賓則
儐使者此饗食之禮主君無故合速賓之來就主君入
廟賓無儐禮今主君有故生致於賓亦無儐

酬幣謂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釋曰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者鄭以饗之酬幣無文故約上主君禮賓之時用束帛乘馬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圭璋特琥璜爵鄭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彼經不云天子諸侯相酬之幣故此注云蓋言酬諸侯者公侯伯用琥於子男用璜引之者證與此酬饗大夫不同

主國卿大夫饗食聘賓上介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注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釋曰此一經論主國卿大夫饗食聘賓及上介之事此直言享食不言燕亦有燕是以鄭詩蕉裘云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鄭注云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君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是也又

昭二年左傳云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譏文明鄰
國大夫有相燕之法又此大夫相禮饗食有常數雖有
燕之亦無酬幣矣

儀禮要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要義卷二十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漪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陳煜

儀禮要義卷二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聘禮五

君使卿皮弁詣館還玉相厲之義

釋曰自此盡賓送不拜論主君使卿詣館還玉及報享之事云玉圭也者舉聘君之圭云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并相切厲之義並聘義文案聘義云天子

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又云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又云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是其義也云還之者德不可取于人相切厲之義也者相切磋相磨厲以德而尊天子故用之也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者始謂受聘享在廟時今還以皮弁還玉是終之也

大夫入賓不拜迎不純爲主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　釋曰云帥大

夫以入者大夫即卿卿亦大夫也云將去不純爲主也者客在館如主人卿往如賓今不拜迎是不純爲主也決上君使卿歸饔餼時賓拜迎是純爲主人

賓受禮歸饔餼皆階上聽命唯此碑内

賓自碑内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云聽命於下敬也者此決賓受禮時公用束帛賓西階上聽命歸饔餼時賓阼階上聽命此特於下聽命故云敬也云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者以鄉飲酒獻

酢之時授者在右受者在左故右大夫也且並受者欲取如向君前然也云退為大夫降逡遁者以大夫降為之逡遁而退因即負右房南面而立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

大夫賄賓用束紡即漢時素紗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　釋曰此則未知何用之財若是報享之物不應在禮玉之上今言此束紡者以其上圭

璋是彼國之物下云禮玉束帛報聘君之享物彼君厚禮於此此亦當厚禮於彼故將加此束紡是以鄭云相厚之至也云賄予人財之言也者案下記云賄在聘于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鄭注周禮云布帛曰賄鄭注周禮内司服亦云素紗者今之白縳也則此束紡者素紗也故據漢法況之

主君以玉束帛乗皮報聘君之享

禮玉束帛乗皮　釋曰云禮禮聘君也者此謂報享之物

以其彼持享物來禮此主君此主君亦以物禮彼君故云禮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彼以物享此君此君亦以物享彼君上文聘賔行享之時束帛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此玉則琮也以其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案下記云賄在聘于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則此禮也

賔將發主君就館拜謝賔辟不受

公館賔賔辟 釋曰自此盡賔退論明日賔將發主君就館拜謝聘君使臣來禮已國之事云公朝服者以其行聘享在廟之時相尊敬重故著皮弁此拜謝之禮輕故知著朝服上文賔即館卿大夫勞賔賔不見以其不見故遣上介聽命故知此賔亦不見凡言辟者將見而不見則謂之辟此本不見而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外雖不見而言辟故鄭云敬也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者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此館則是諸臣

之家寀公食記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又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以此言之君車入大門矣大夫士有兩門入門東行則是廟門矣既至廟門須與賓行禮故云造廟門乃下也

自聘享至送賓公皆載拜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釋曰云聘享者謂賓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聘享者謂賓聘夫人以璋享夫人以琮問大夫者問三卿及訾聘彼國之下

大夫送賓以登路云拜此四事者君禮一夫人禮二大夫禮三送賓禮四四事皆再拜云公東面者公如賓禮門西東面擯者向公向介故知北面為相而言也

賓請命于朝拜主君之館已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注賓從者為拜主君之館已也云云案司儀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此經不言拜辱而言請命凡言請者得不由君君聽則拜此下經直云公辭賓退不見拜文是君不受其謝故

云請命者以已不敢斥尊者之意故不言辱而言請

三拜乘禽明小者亦不敢忽

賔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　釋曰自此盡送至于竟論賔介發行主國贈送之事云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者以其乘禽是禮之細小尚記識而拜之況饔餼食禮之大者

君已駕僕展軨卿大夫自展

遂行舍于郊　釋曰曲禮云已駕僕展軨鄭注云具視也

彼是君車故使僕展之此卿大夫故鄭云自展軨恐不得所故也

受贈如受勞皆在近郊

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注云不入無儐對歸饔餼入設而有儐此則不入無儐明賓去禮宜有已云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者賓來勞之去有贈之皆在近郊禮又不別

君贈上介如賓贈衆介如覿大夫贈如面幣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于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遂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　釋曰自此盡拜其辱論使者反命之事知郊是近郊者以下文云朝服載旜鄭云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

者初行云舍於郊斂旜今至此載旜而入故知近郊也

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者以其使者至所聘之國謁

關人明此至郊告郊人使請可知引春秋者案閔二年

公羊傳云

賓介所得公私幣之數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

他介皆否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于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賄

也者于君所得為公幣于卿大夫所得為私幣賓之公幣有八

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饔餼三也夫人歸禮幣四也侑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贈賄幣八也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曰公幣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贈則十九也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饔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于賓者以其上介無郊贈幣又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也上介私

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贈如其面幣通前則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已國者聘亦有幣及之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士介四人直有郊贈報私幣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面士介私幣數不甚明云禮於君者不陳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經云公幣又云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若禮於君者一統於賓不得云介之幣故知禮於君者不陳

禮於君者不陳禮於已者始陳

必禮於君不陳禮於已始陳者以其禮於君者是其正故不陳之禮於已者以其榮故陳之是以下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是其義也若然聘君以幣問卿而其卿不見報聘君之幣者以其尊卑不敵若報之嫌其敵體故也初夕幣時束帛皆加于左皮上今不言加于皮上者若加於皮上相掩蔽故不加於皮上榮其多

反命謂㫷君受幣于㫷宫謂太祖廟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宫云云　釋曰云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者亦謂亦受命於朝位立定時君揖使者乃進受命明反命亦然其君某國名者若云鄭國君齊國君云某宫若言桓宫僖宫者左傳有桓宫之楹宫是廟名其受聘享於廟故以宫言之但受聘享在大祖廟不在親廟四而云桓宫僖宫者略舉廟名而言

變反命言致命明婦人無外事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釋曰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君與夫人聘于鄰國君與夫人各有所當聘鄰國君受命於君令使者還反命於君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使者還反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雖聘夫人亦君命之令使還反命不云反命於君變反言致命者若本非君命然故變反言致也若然婦人既無外事而承君命聘鄰國夫人者以其夫婦一體共事社稷故下記云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是賓主相對之辭

云不言受幣於其宮可知略之者以其夫人受聘享皆因君聘享同時同宮

郊勞至贈賄凡八此執初以言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　釋曰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謂從郊勞已後至於贈賄八度禮賓皆有幣是自郊勞爲初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于贈者此則郊勞也

大夫私行出疆反有獻公行獻可知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釋曰此獻物謂入賔者故下記云既覿賔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賔奉之猶以君命致之則是賔亦言有私獻於彼君則彼君亦有私獻報賔則此獻者也云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案下曲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彼私行出疆反必有獻此以公聘出疆反亦有獻故云大夫出反必獻此以入已之物獻於君者忠孝也

大夫有獻不拜為君之答已

君其以賜乎注云不拜者為君之答己也者士拜國君

國君不拜士賤故也大夫拜國君國君即答拜大夫尊

故也故云不拜者為君之答己拜若然自反命以來盡

于賜禮之等或拜或不拜無答己之嫌獨此不拜為君

之答己者自此以前皆是彼國報君之物賓直告事而

已君受之而無言故賓不拜君有言及己者乃拜之拜

君言也此獻是彼國君賜與己理須拜送是以玉藻云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又郊特牲

云大夫有獻弗親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亦此類故鄭云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若然玉藻不親此親者此因命故親獻也

旅答士介一拜即竒拜此上介又賤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賔之禮云云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鄭知旅答士介共一拜者君勞上介上介再拜稽首君答拜不言再拜則君答上介一拜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總答一拜矣勞賔君答再拜勞上介君答一

拜對賓再拜已是賤矣今此士介四人共答一拜故云又賤也此一拜答臣下則周禮大祝辨九拜七曰奇拜是也是以彼注云一拜答臣下也案曲禮云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君勞苦之故答拜異於常也

臣子得賜必獻君父反之如更受賜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云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

如更受賜也者案內則云婦或賜之衣服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臣子於君父亦然

釋幣于門 釋幣于門謂賓介還禮大門之神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上介使還禮門神及奠於禰之事知門是大門者以其從外來先至大門即禮門神故知門是大門也案特牲筮時云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故知此亦席於闑西閾外知東面者神居東

面為正故也云設洗于門外東方者以其在廟在學設洗皆云洗當東榮故在門外亦在東方也云其餘如初于禰時者初出亦釋幣于行不如之者以其初出於廟禮文具設于行其文略故此云如禰時言如者謂釋幣於祝先入已下埋于西堦東是也

出告行入告門告所先見

云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者出時自廟出先行即告行入時先見門故告門

一獻當言奠今言陳以下有二獻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云云云筵几于室者還以特牲少牢司宫設席于奥東面右几但無牲牢進脯醢而已以告祭非常故也觴酒陳主人一獻當言奠今不言奠而言陳者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以備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以其三時次第皆列于坐者也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以其特牲少牢皆先薦饌乃後獻奠于鉶南此與彼同故云先薦後酌祭禮也

云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者必略出謹入者出時以禱祈入時以祠報故不同也

鄭謂告反主婦不與以室老士備獻

三獻注室老亞獻士三獻也　釋曰鄭注喪服云室老家相士邑宰知無主婦而取士者以其自外來主於告反即釋奠於禰廟故知主婦不與而取士備三獻必知有室老與士者以其前大夫致饔餼於賓時使老牽牛以致之鄭注云皆大夫之貴臣故知此亦貴臣為獻也云

每獻奠輒取爵酌者此通三獻皆獻奠訖別取爵自酢故云輒取爵酌也別云主人自酢者對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尸酢主人主婦賔長今此無尸皆自酢獨云主人者主人為首正故舉前以包後

鄭云更起酒以獻酬從者不酌神尊

一人舉爵　釋曰云三獻禮成者大夫士家祭三獻特牲少牢禮是也云更起酒者此欲獻酬從者不得酌神之尊是以特牲行酬時設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

鄭注云謂酬賓及兄弟則此亦當然故知別取酒也云主人奠之未舉者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觶未舉待獻介衆賓後乃行酬亦然也案特牲禮獻衆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於西階上故此獻從者亦於階上可知

正祭雖國君亦自獻燕禮使宰夫

若正祭雖國君亦自獻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君洗瑤爵獻大夫之等若然則告祭非常令

獻從者從燕法案燕禮使宰夫為獻主是國君不親獻此大夫親獻故云避國君也

主國遭喪入竟則遂關人未告則反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釋曰自此盡卒殯乃歸上陳告行聘之事此以下論或遭主國君喪或聘君薨於後或使者與介身卒安不忘危故見此非常之事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或夫人薨或世子死行變禮之事云以國為體者謂公羊傳宋人執鄭祭仲使之逐忽而立突

仲以逐忽則國存不逐則國滅故逐忽而立突是以國為體但聘君主以聘國故君雖薨而遂入關人未告則反者聘使至關乃謁關人關人入告君君知乃使士請事已入關自然入矣若關人未告君君不知使者又未入聞主國君死理當反矣

聘使不郊勞以主國之子未君

不郊勞注子未君也　釋曰案文公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

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若然云子未君公羊傳文但彼據踰年即位後此據新遭父喪引之者以其同是子未君

就賔廟致命不筵几與正聘異

不筵几　釋曰不筵几致命不于廟決正聘設几筵也就尸柩於殯宫者國君雖以國為體主聘其國但聘亦為

兩君相好今君甍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也云又不神之者以其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宫亦得為廟則設几筵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于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几筵也曾子問云君甍世子生告殯殯東几筵者鄭云明繼體也然則尋常則殯東不設几筵當在室内

遭喪降事歸禮不以醴禮賓

不禮賓注喪降事也　釋曰云不禮者謂既行聘享訖不以醴酒禮賓也主人畢歸禮知歸禮中兼有饗食者主

人有故雖饗食亦有生致法故主人亦歸之且下文云賓唯饔餼之受明本并饗食亦歸賓乃就中受饔餼若本不歸饔餼何須云饔餼之受明其時并致饗食也

賓受饔餼之正不受饗食之加

賓唯饔餼之受注受正不受加也　釋曰饔餼大禮是其正自饗食之等是其加也

不賄束紡不禮玉不郊贈

不賄不禮玉不贈注喪殺禮為之不備　釋曰云不賄者

皆據上文謂不以束紡不禮王者謂不束帛乘皮以報享不贈者賓出至郊不以物贈之也

夫人世子喪使大夫受聘禮于廟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云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者案禮記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故云君為喪主既為喪主是以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謂不禮以下

不贈以上皆闕之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注既接於主國君也　釋曰自此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遭已君之喪行非常之禮事云接于主國者謂謁關人關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國矣故入境則遂也

聘君之赴未至巷哭館衰不受加禮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　釋曰未至謂赴告主國君

者也以其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

主國云未可為位者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

為位受人弔禮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

經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者下云受

饔餼之禮故知先行聘享乃後受禮以其主國未得赴

告故自若吉也受禮注受饔餼也不受饗食亦不受加

使者聞聘君赴凶服若聘享吉服

赴者至則衰而出　釋曰云禮為鄰國闕者案襄二十三

年春秋左氏傳云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服注云鄰國尚為之闕樂況舅甥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哀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

米稟為稍謂稍稍給之

唯稍受之注稍稟食也　釋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

者既多不可闕于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稾以

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稾為稍

復命于殯外自西階與奔親喪同

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自此盡即位踊論

使者喪還執圭還國復命之事云臣子之於君父存亡

同者案禮記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于殯亦升

自西階法生時必告反必面

此未葬稱子其實當稱子某

子即位不哭　釋曰云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者案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案上文稱世子此文單稱子是知其君薨故君不稱某而與此既葬同號者以其既不得稱世子略云子而已故不言某其實正法稱子某是以雜記在殯待隣國之使皆稱某云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但臣子一列上下文唯言子不言羣臣與子同知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此亦然

告殯知君存時復命

辯復命如聘者上文君存時使者復命自陳公幣已下至賜告之等今復命於殯所亦盡陳之故言辯

朝夕哭位在阼東此殯前北鄉異之

與介入北鄉哭案使者升階復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内為入故言與介入北鄉哭也云北鄉哭新至别于朝夕者朝夕哭位在

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别於朝夕也出袒括髮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於殯東是於内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于外者臣故也入門右即位踊案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即位踊襲絰於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絰於序東故鄭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聞親喪哀哭于館聘享即吉服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哀而居不饗食自此盡從之論使

者有父母之喪行變禮之事云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者解哭于館又云凶服干君之吉使者亦取不敢解之言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凶服干君之吉使也引春秋傳者案宣八年經書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公羊傳云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猶不還而况疾

乎是也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衰而居

在道及至國皆介居前已衰而從之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釋曰云已有齊斬之服者以其私喪之内有為父斬為母齊衰故齊斬並言之也云不忍顯然趨於往來者解經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意經云歸據反國時兼云往者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不敢

即反亦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故往來並言云在道路使介居前者謂去向彼國時云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者此謂還國至近郊使人請反命君許入猶使介居前徐行於後隨介至國也云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宫既祭釋

服出公門外哭而歸亦云其他如奔喪之禮明此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故門内釋服此朝服可以著出門乃釋服為異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于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

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朝服下唯有深衣故道路服之

云吉時道路深衣者以其朝服之下唯有深衣庶人之常服既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儀禮要義卷二十三